

論清代的河南與山東方音

——以《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 和《等韻簡明指掌圖》為對象

宋韻珊

摘要

有清一代因為出現了大量的韻書、韻圖，內容兼具有復古、反映時音等多樣體系，是研究近代漢語語音的重要語料。本文選擇展現部份河南方音的《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以及呈顯山東方音的《等韻簡明指掌圖》為觀察對象，希冀藉由對這兩部韻圖音系內容的探究，追索其形成音變的內外條件機制。從而獲悉《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裡看似不合理的入聲調型態，應是移民影響下、映現時音的結果；而《等韻簡明指掌圖》裡的獨特聲母類型，卻可能是該地域衍生的獨特音變。是以，語音變化除了來自內部音系自發性的轉變外，人口遷移所造成的外部推力影響，也起了決定性作用。

關鍵詞：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等韻簡明指掌圖、河南方音、山東方音、移民

* 2012/09/01 收稿，2012/11/17 審查通過，2013/12/15 修訂稿收件。

* 宋韻珊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使本文得以減少錯誤。題目也接受審查委員建議，做了修改與調整，謹此致上謝忱。

**The Henan and Shandong Dialects in Qing Dynasty:
TiBi GuangZeng FenYun WuFang YanYin
and *DengYun JianMing ZhiZhangTu***

Sung Yun-shan

Abstract

In Qing Dynasty, a variety of rhyme books and rhyme charts reflect the diverse sound system of the time and serve as important corpus for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speech.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Henan dialect in *TiBi GuangZeng FenYun WuFang YanYin* and Shandong dialect in *DengYun JianMing ZhiZhangTu* so as to explore the circumstances that cause sound changes at the time. The seemingly arbitrary tone patterns in *TiBi GuangZeng FenYun WuFang YanYin* ma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immigration that changes the contemporary speech. While the unique type of initial in *DengYun JianMing ZhiZhangTu* may come from the sound change which happens only in the specific region. Both the spontaneous internal changes and the external factor, migratio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honological changes in Qing Dynasty.

Keywords: *TiBi GuangZeng FenYun WuFang YanYin*, *DengYun JianMing ZhiZhangTu*, Henan dialect, Shandong dialect, Immigra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前言

等韻圖自唐五代濫觴以後，歷經宋元明清產生數量可觀、形式內容廣泛多樣的等韻著作，若依耿振生（1992 年）將整個明清等韻學史進行分期來看，可以其特點分為前中後三期：「明朝初期到中期（隆慶末年，即 1572 年為止）近二百年間為前期，這一階段的特點是著作較少，等韻學領域尚待開展時期。自明萬曆初年（1573 年）到清康熙末年（1722 年）為中期，這是明清等韻學最蓬勃發展的階段，審時派等韻學由於著作多、水準高，在此期內取得極大成就。從雍正初年（1723 年）到清亡（1911 年）為後期，此期有兩大特色，一是近二百年間等韻學長盛不衰，新的著作層出不窮且數量超過中期；二是考古派等韻學蓬勃興起，與審時派平分秋色。」^{1 2}

本文旨在觀察清代審時派韻圖與實際方音間的映現與保留，故選擇在後期裡展現部份河南方音的《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以下簡稱《剔弊元音》）以及呈顯山東方音的《等韻簡明指掌圖》（以下簡稱《指掌圖》）為論述主軸，希望藉由對這兩部韻圖的探究，於一窺當時的河南與山東方音之餘，也進而追索形成音變的內外條件機制。³

二、《剔弊元音》的編排體例與音系基礎

《剔弊元音》的作者趙培梓（原籍河北繁水，今屬河南南樂）於清嘉慶 15 年（1810 年）刊行此書，本書是在明末樊騰鳳《五方元音》（1654-1664 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刪修訂而成。以下先簡略介紹《剔弊元音》的內容體例與音韻特點：

（一）《剔弊元音》體例的編排

《剔弊元音》一書分為韻書和韻圖兩部份，韻書處分為上中下三卷，12 韻目依次歸入其中；每卷內以韻為總綱，每一韻下復以 20 聲母領首，就開上、開下、合上、合下四類等呼來區分，各等呼之下再依 8 個聲調來列字。雖然總

¹ 所謂考古派指的是所編纂的韻圖是展現上古音、《廣韻》音系、《切韻指南》音系或是平水韻音系等古音面貌的等韻著作；審時派則是指反映時音音系的等韻著作。

² 見耿振生 Geng Zhensheng：《明清等韻學通論》*Ming Qing dengyunxue tonglun*（北京 [Beijing]：語文出版社[Yuuen chubanshe]，1992 年），頁 15-18。

³ 個人曾分別於 1999、2002 以及 2006 年時先後就《剔弊元音》和《指掌圖》進行過初步探索，此回希望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再作進一步的探究。

韻目僅為 12，實際上在每一呼口下暗藏《佩文韻府》詩韻名稱。韻圖部份取名為〈集韻分等十二攝〉，也是依 12 韻來分圖列字，每一圖內橫列 36 聲母，右面縱排開合等第、左側則縱列 106 詩韻韻目。

趙氏在進行改作時有三項頗大的改變：一是捨棄樊氏本的 20 聲母而恢復中古等韻 36 字母的格局；二是依據平仄、清濁細分樊氏本的五調為上平、下平、上、濁上、清去、濁去、上入、下入八調；三是認為樊氏本的 12 韻實簡括《佩文韻府》106 詩韻而來，故在每一韻下均注明含括詩韻中某幾韻，並一反樊氏本從唇音起始列字的作法，改為由牙音讀起。

就韻圖音系性質而言，有所謂「混合性音系」，意指涵括兩種以上不同音系來源，但就《別弊元音》而言，卻是融合等韻舊制與反映時音體例於一爐的不同型態，如此新舊交融的混合體質，在明代的《青郊雜著》中也可見到相似的情形。

(二)《別弊元音》的音韻系統

1. 聲母特點

《別弊元音》其聲韻調基本架構為 20 聲母、12 韻目與 8 個聲調。就聲母部份而言，在韻書和韻圖處有不同的安排方式，韻書裡的聲母數採用《五方元音》的 20 聲母系統，惟更以中古舊稱；韻圖處則沿用中古等韻 36 字母的概念，以《五方元音》的 20 聲母內藏等韻 36 字母的形式為之。如此矛盾的作法顯然是企圖結合兩系統，然而根據觀察，此書其實已完成濁音清化此一基礎音變，今擬測其聲母與聲值為：

見 k 溪 k' 曉 x 影 ø 端 t 透 t' 泥 n 來 l
幫 p 滂 p' 明 m 敷 f 精 ts 清 ts' 心 s 微 v
照 ts/tʃ 穿 ts'/tʃ' 審 s/ʃ 日 ʒ

從這個系統來看，已顯示的音變有：

- a. 非敷奉合流為敷母；影喻疑合併，讀成零聲母；微母變讀為 v。
- b. 中古知莊照三系合併，除地韻中出現捲舌音外，其餘仍讀舌葉音；少數床母字清化後歸入審母中。

c. 泥娘合流讀 n；曉匣合流為 x；心邪併為 s；審禪合一。

d. 見曉精系並未顎化，不過趙培梓在〈讀韻訣〉卻透露了「見曉來三句，凡開口下三等同音，合口上二等同音，下二等同音。」的訊息，顯然見曉系的開口二等字已出現[-i-]介音，讀音與三四等沒有不同，這可說是為顎化音的產

生奠定基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趙氏的說明僅針對見曉系而言，並不包括精系，說明在《剔弊元音》裡就顎化的先後速度來說，見曉系比精系來的優先。而此種演化跡象也與《五方元音》相一致。

在明代幾部反映官話區語音的著作裡，[v-]母的有無在聲母系統上是觀察的主要指標之一，其中除《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微母已併入影母外，其他如反映江淮官話區的《書文音義便考私編》和《西儒耳目資》；反映河南方音的《交泰韻》；反映山東方音的《韻略匯通》等皆保存[v-]母。再由《剔弊元音》也留存[v-]母來看，明清時期河南方音裡的微母，顯然還未弱化轉為零聲母。

2. 韻母與聲調系統

韻母部份趙氏將 12 韻分為上、中、下三卷，上卷包含天、人、龍三韻；中卷含括羊、牛、獒、虎四韻；下卷則是駝、蛇、馬、豺、地五韻。如此區分係著眼於各韻內容的多寡，並無特殊用意。若就韻尾的呈顯而言，依序是：天、人(-n)；龍、羊(-ŋ)；牛、獒、虎(-u)；駝、蛇、馬(-ø)；豺、地(-i)，已顯示的變化有：

a. 韻書處採用開上、開下、合上、合下四呼概念，韻圖處卻回復宋元時期四等二呼形式。

b. 止蟹合流，i韻已經產生。此由趙氏在地韻中對知、照系的不同安排，可以看出地韻韻母已分為兩類，一類維持如《中原音韻》齊微韻般仍作[i]、[ei]，另一類則是與捲舌音相配的[i]韻。

c. 江宕合流、曾梗通合流。

d. 山咸合流、臻深合流，說明 m、n 尾已合併為 n 尾。

e. 入聲韻尾在韻書是陰入相配，在韻圖是入聲兼配陰陽。

f. 聲調分為上平、下平、上、濁上、清去、濁去、上入、下入八調。

葉寶奎（2001 年）曾指出是否存在入聲韻是明清官話音與北京音在韻母方面最重要的區別性標誌，官話音保留一套入聲韻，北京音則入聲韻早已與陰聲韻合流了，⁴由此來看反映河南方音的《青郊雜著》、《交泰韻》和《剔弊元音》，它們都還保留了入聲韻，顯然與當時的北京音系有別。

⁴ 見葉寶奎 Yi Baokuei：《明清官話音系》*Ming Qing guanhua inxi*，（廈門市[Xiamenshi]：廈門大學出版社[Xiamen daxue chubanshe]，2001 年），頁 304、310。

(三)《青郊雜著》、《交泰韻》和《剔弊元音》的入聲韻措置與河南方音

1.《青郊雜著》、《交泰韻》和《剔弊元音》的入聲韻尾型態

桑紹良、呂坤和趙培梓三人在韻圖中皆保留了入聲韻，亦不約而分的分入聲調為二類，將來自中古清聲母與次濁聲母者歸入陰入，屬於全濁聲母者歸入陽入，同樣皆表明陰入宜讀與陰平同，陽入近於陽平。此種調類與調值上的雷同敘述，與現今河南方言的呈現有相當大的一致性。

較《剔弊元音》略早的《青郊雜著》與《交泰韻》二書，它們是如何措置入聲韻的呢？《青郊雜著》分韻目為十八，據桑紹良自言：「上卷八部舊有入聲，下卷十部舊無入聲，然十八部皆有入聲，顧前輩未之察爾。」顯然以桑氏的想法，入聲韻既可配前 8 個陽聲韻—「東江侵覃庚陽真元」，亦可配後 10 個陰聲韻—「歌麻遮皆灰支模魚尤蕭」。既然入聲韻適宜同時搭配陰、陽聲韻，因此耿振生（1991 年）認為在桑紹良的方言裡容或還存在著入聲調，但其韻尾已不再能區分[-p]、[-t]、[-k]而是以[-ʔ]收尾。

《交泰韻》則分韻目為二十一，呂坤讓前 9 個陽聲韻—「東真文寒刪先陽庚青」—四聲俱全，後 12 個陰聲韻則僅俱平上去三類聲調。耐人尋味的是，呂坤在後 12 韻中以「陰文」方式刻上入聲字，名之為「暗切」，並且不列上反切，因此楊秀芳（1987 年）認為呂坤在入配陽的傳統下，仍然將入聲拿來作陰聲的暗切，這正足以表現出入聲與陰聲的一種不得不連繫在一起的密切關係，可以看出入聲與陰聲韻尾的發音部位一定是相當接近的。

那麼，在趙培梓的構思中，對入聲韻又是如何安排的呢？就其書中的編排來看，趙氏在韻書部份的安排同《五方元音》，讓虎、駝、蛇、馬、豺、地 6 個陰聲韻與入聲相配，但在韻圖處卻安排入聲韻與陰、陽聲韻兩配（除牛、癸 2 韻無入聲外）。如此迥異的安排令人懷疑究竟在趙氏想法裡對入聲韻的看為何？歸納韻圖內 10 韻中的入聲韻，得悉收-n 尾的天、人韻，與之相配的入聲韻尾收-p、-t，如：

收-t 尾：寒—曷、刪—黠、元—月、文—物、真—質、先—屑

收-p 尾：覃—合、咸—洽、鹽—葉、侵—緝

收-ŋ 尾的龍、羊韻，與之相配的入聲韻尾收-k，如：

收-k 尾：青—錫、庚—陌、蒸—職、東—屋、冬—沃、陽—藥、江—覺

這樣的組合顯示了-m 韻尾的消失，當-m、-n 合流後，顯然-p 尾字的發音也會產生相當程度的變化。至於陰聲韻的虎、駝、蛇、馬、豺、地 6 韻則則包括了-p、-t、-k 三類韻尾。如：

收-k 尾：虞一屋、魚一沃、歌一藥、齊一錫、灰一職

收-t 尾：麻一屑、麻一點、支一質、微一物

收-p 尾的緝、葉、洽諸韻則但有入聲字而缺乏平上去 3 聲。如此在同一韻書中卻前後不一致的措置，透露了趙氏對入聲韻的不同見解。

趙氏還在韻圖處天韻下注記了〈本位入聲說〉條例，指出「韻中有本，有本韻入聲，有借韻入聲……蓋入聲者，平上去之轉也，天人龍羊四韻聲音延長，故能由去轉入；其餘聲音短促，則但去而不轉，或其音與入聲俸合，則為同音入聲，虎駝蛇馬地是也。至牛獒豺三韻，既無轉音入聲，又無同音入聲，但借韻讀之而已。由此觀之，前四韻為本韻入聲至牛獒豺三韻，既無轉音入聲，又無同音入聲，但借韻讀之而已。由此觀之，前四韻為本韻入聲，其餘俱非入聲本位，不可不知也。」原本，趙氏是支持中古音階段入配陽的論點，但他在一方面既不願捨棄《五方元音》陰入相配的系統，另一方面又無法忽視當時入聲韻尾的實際演變狀態，遂同時出現在韻書處入配陰而韻圖處卻入聲兼配陰陽的特殊型態。而為了說明自己論點，遂設立〈本位入聲說〉和〈借韻入聲辨〉來自圓其說。

其實，趙氏既然認為陽聲韻為入聲本位，又主張「虎駝蛇馬地」諸韻因「其音與入聲俸合，則為同音入聲」，顯然有當時入聲已讀同陰聲韻的意味。在明清的某些韻書韻圖裡（如《韻略易通》）之所以採取陰入相配型態，便因入聲韻尾弱化消失後主要元音與陰聲韻相近相同之故。

所以當趙培梓一方面堅持本位入聲論，一方面又指出陰聲韻與入聲同音，實則入聲韻尾的性質已呼之欲出。雖然龍莊偉（1990 年）在探討《五方元音》的入聲時認為 17 世紀時北方方言裡入聲已消失無存，樊騰鳳或為守舊、或為遷就合乎「五方之音」才保留入聲韻，⁵然而由桑紹良、呂坤、趙培梓三人在著作中皆入聲兼配陰、陽聲韻的作法看來，入聲韻尾的消失在大北方官話區裡的消變速度並不一致。

⁵ 見龍莊偉 Liong Zhuanguei：〈論《五方元音》的入聲〉“Luen WuFang YanYin de rusheng”，《河北師院學報》Hebeishiyuan xuebao 第 3 期（1990 年），頁 156-162。

2. 《青郊雜著》、《交泰韻》和《剔弊元音》入聲調的實際面貌

被視為反映明末河南方音的兩部韻圖《青郊雜著》與《交泰韻》，皆分聲調為六類，但名稱卻略有不同。《青郊雜著》把 6 個調類叫作「六級」，分別是：沈平聲（陰平）、浮平聲（陽平）、上聲、去聲、淺入聲（陽入）、深入聲（陰入）。平聲調依據聲母的清濁分為陰（沈）、陽（浮）二類，符合語音演變的規律，可是入聲卻也分為陰、陽二類則被耿振生認為乃前代韻書所無的特殊現象。無獨有偶的是，呂坤《交泰韻》的 6 調分別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陽入、陰入。原本平聲分陰陽的條件在聲母的清濁上，但因《交泰韻》中的全濁聲母已經清化，所以楊秀芳（1987 年）認為在呂坤的方言中，已進一步將聲母的清濁之分轉嫁為聲調的陰陽之別了。另外，呂坤在《交泰韻》的〈凡例〉「合中聲」和「辨陰陽」中也都說過入聲分陰陽的話，還舉了一些例子作說明，此一特點與《青郊雜著》正不謀而合，因此，耿振生（1991 年）認為這表明明末濮州、寧陵等地的方言正處於「入分陰陽」階段，而此一階段正是後來入聲字變到陰平、陽平的前奏。

再讓我們來檢視刊印於清中葉的《剔弊元音》，此書對聲調的編排在韻書與韻圖處略有不同，韻書處分為上平、下平、上、濁上、清去、濁去、上入、下入八調，韻圖裡則仿照宋元等韻圖制，僅有平、上、去、入 4 調。顯然，趙培梓對聲調的分類既迥異於《五方元音》的上平、下平、上、去、入 5 調，與桑紹良、呂坤的六調相較亦有所不同。三書的共同點是平入二聲皆細分陰陽，差別處則在於趙氏連上去二聲也依照聲母的清濁來各自區分，凡是全濁聲母和平聲字一一整齊地歸入相應次清聲母下；全濁聲母的仄聲字則一一填入相應清聲母的濁上、濁去、下入；次濁聲母則併入相應清聲母之下平、又上、又去、又入。

如此細密地區分，自是基於中古時期理論上聲母依照清濁的不同可區分為 8 類的概念，但令人質疑的是，在清初的北方方言裡是否仍能收按圖索驥之效且確實驗諸於口語之中呢？尤其當全濁上聲字幾皆已讀同去聲，而清去與濁去之音亦無差別，甚至連入聲亦已逐步消失派入平上去三聲中時，八調制是否需要存在則更令人懷疑了。個人以為，趙培梓的 8 個聲調與該書音系為新舊融合的複合音系有關，一如《青郊雜著》融合上古音與時音為一體般，趙培梓一心嚮往等韻舊制的心態，表露在聲調上，便呈現如此守舊而不符合語音實際的面貌。

不過，真正引人注意的是，趙書中的入聲調實質為何？為什麼桑、呂、趙三人皆不約而同分入聲為陰入、陽入二類呢？他在〈入聲無上下辯〉裡說到：「平聲有上平、下平，入聲亦有上入、下入……上入者與上平同音也。如平聲是都，入聲是篤，字雖不同而音同也……蓋下平之音即下入之音，作元音者特借下入以補下平之不足耳……此可見上入與上平同音，下入與下平同音，平聲既有上下，入聲豈無上下乎？平聲既分上下，入聲焉得不分上下乎？」此段文字意在說明入聲應有上下之別，主要論點有二：1. 平聲既有上下之分，入聲沒理由不分為上下。2. 上入與上平同音，下入與下平同音。趙培梓為繁水人，繁水在清代隸屬於河北大名府，今則改歸入河南南樂，趙書中入聲調的特殊現象，說明冀豫交界處的語音特徵很可能兼容兩地色彩。

鑑於中古入聲字演變至今，在北京話和河南方言裡的聲調歸屬互有參差，以下將中古入聲字的演變條件及現今北京和河南的聲調歸類列出如下（北京聲調部份依據董同龢（1984年）的整理，河南方言部份則根據《河南方言研究》（1993年）的歸納）：

中古入聲字	北京	河南方言
清聲母	陰平，陽平，上聲，去聲	陰平
次濁聲母	去聲	陰平
全濁聲母	陽平，去聲 ⁶	陽平

賀巍在論及中原官話與北京話在聲調上的差異時指出「古平上去三聲在中原官話裡的演變情況和北京話相同，古入聲清音聲母和次濁聲母字今讀陰平，古全濁聲母字今讀陽平是本區（指中原官話）的主要特點。」⁷很明顯地，古平上去3聲無論在北方官話或中原官話裡演變情形皆相一致，主要差別出現在入聲字上，而由中古入聲字在現今河南方言裡歸入陰平、陽平兩調觀之，確實與北京或北方官話大不相同。

⁶ 李榮 Li Rong 在〈四聲答問〉“Sisheng dawen”，《音韻存稿》*Yinyun cuengao*（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inshuguan]，1982年）裡指出「古入聲全濁聲母字北京讀陽平」，但董同龢 Dong Tonghe 在《漢語音韻學》*Hanyu yinyunxue*（臺北[Taipei]：文史哲出版社[Wuenshizhe chubanshe]，1984年），頁235-236。裡卻說道「全濁字可以說大體變陽平，只有少數變去聲的。」並舉「鶴、術、涉」三字為例。今以《漢語方音字匯》*Hanyu Fangin zihuei* 裡所載此三字確實讀去聲，而從董氏之論。

⁷ 賀巍 He Wuei：〈河南山東皖北蘇北的官話（稿）〉“Henan Shandong Wuanbei Subei de guanhua”《方言》*Fangian* 1985年第3期，頁163-170。

尤其賀巍更進而認為中原官話和北方官話、膠遼官話的主要區別是「古入聲次濁聲母字今讀陰平」。倘若據以上條例檢視《剔弊元音》內的入聲字以及與南樂同一方言片的開封音系同音字表時（《河南方言研究》，1993年），發現的確與趙氏所論若合符節，亦即入聲字歸入陰平和陽平的比例遠較北京為高。如上入：

清聲母—「骨谷菊麴畜渥不福腹速宿粟囑竹筑觸閣各格覺角腳括渴卻殼闊諺
豁惡博百作革結國決克刻客血鐵帖節雪側徹哲折則色奮迫甲夾答
塔踏髮法札吉橘益乙德赤釋北則錫息恤窄尺沃郁壑郝霍握岳」等
次濁聲母—「錄鹿祿木物勿禡瘡樂落洛酪略末莫若弱悅越勒列烈劣辣力立密
律墨覓日入月麥脈默藥越葉粵」等

以上所舉清聲母部份僅限於現今北京讀成陽平、上、去聲之字以及次濁聲母讀成去聲之字，至於和北京同樣讀作陰平者不列。

從開封將清聲母和次濁聲母皆讀成陰平來看，趙氏主張「上入」（含清聲母與次濁聲母）讀同「上平」的論點，顯然乃忠實反映清初河南方言裡的入聲字調值近似於陰平甚或逐漸轉向陰平的趨勢。雖然在《剔弊元音》「上入」內仍有一些字不符合河南方言聲調條例，如「徹畢察著勺潔」開封讀陽平、「恰索尋叔」作上聲、「肉六怒玉欲喻育雀錯鵲挈閉塞熱納內億域易」等甚至如北京般讀去聲，並不符合《剔弊元音》裡應讀同「上平」的規則，其實並不影響聲調演化上的大趨勢，反而可能是受其他因素影響所致。

至於下入之字則多數讀成陽平調，如：

全濁聲母—「局獨毒服佛族俗軸活掘或核讀學穫鐸奪傑竭穴別截絕舌折涉合
闔盍滑拔笛敵狄賊集」等

以上這些字在現今開封音系裡讀為陽平調，極少數如「劇畫壁度」等若依趙氏條例應作陽平才是，但開封卻讀去聲，一如北京音；「突特疾脫籍跌」開封讀成陰平、「昨」讀上聲，則是少數的例外。

如果再核對同屬河南方音的《青郊雜著》與《交泰韻》，更可發現令人振奮的憑據。《青郊雜著》中也分入聲為陰陽兩類，古入聲字裡的全濁聲母字和次濁聲母字今歸陽平，清聲母字今歸陰平。⁸次濁聲母在該書中歸入陽平的形

⁸ 見耿振生 Geng Zhensheng：〈《青郊雜著》音系簡析〉“*Qingjiao Zazhu inxi jianxi*”，《中國

態與今音不符，也許是受到其他方音的影響所致，不過，結論仍與趙書頗為接近。《交泰韻》的入聲字則同《青郊雜著》般分為陰陽兩類，來自中古的清聲母字大致讀為陰入調，來自中古次濁明、泥、來、日母的也讀為陰入調，來自中古全濁聲母的則大致讀為陽入調。⁹

《青郊雜著》與《交泰韻》皆分入聲為陰陽兩類的特點正不謀而合，而此種分法為前代所無；《交泰韻》對入聲字的歸調取向略異於《青郊雜著》卻又恰與《剔弊元音》相符，說明這3本皆出自河南方言區的韻圖，共同展現出相似的音韻特點來。由於趙氏在聲調上迥異於《五方元音》的觀點既與明代河南方言型態頗為符合，又能和現今方言的呈現吻合，證明趙氏並非一味復古守舊，而看似擬古形態的聲調卻反而突顯《剔弊元音》特色，具有映現時音的指標功能，使得《剔弊元音》在提供反映清初河南方言聲調實際形態的證據上，具有積極性的意義。

（四）人口結構對韻圖音系的影響

河南方言在現今學者們為漢語方言作分區時被歸入「中原官話區」，¹⁰此區之所以異於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等地的特徵為：「古清音入聲與次濁入聲今讀陰平，古全濁入聲今讀陽平。」因著此項條件，而與其它7區官話區分開。由此可知，入聲調的今音讀法是區分中原官話與其他官話的重要條件。

倘若追溯明清時期河南境內的人口流動與人口組成，或可幫助我們了解河南方音的形成以及其特點。依據明洪武時期當時擔任都督府左斷事的高巍，曾在他的一份上疏中說到河南地區在洪武初年的情況：「臣觀河南、山東、北平數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來，盡化為榛莽之墟。土著之民，流離軍伍，不存什一。地廣民稀，開闢無方。」（《中國移民史》卷5）¹¹高巍把河南與山東、

語文》*Zhongguo yuwen* 總第224期（1991年），頁374-379。

⁹ 見楊秀芳 Yiang Yioufang：〈論交泰韻所反映的一種明代方音〉“Luen Jiao Taiyun suo faning de yizhong Mingdai fangin”，《漢學研究》*Hanxue yanjiou* 第5卷第2期（1987年12月），頁329-373。

¹⁰ 依據李榮所述，就地域上說，「中原」指黃河中下游地區，包括河南省的大部份地區、山東的西部和河北、山西的南部。而就語言上論，中原官話包括河南省黃河以南地區，山東省西部地區、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陝西省中部渭河流域，還深入到甘肅、青海兩省與寧夏、新疆兩區南部。詳參李榮 Li Rong：〈官話方言的分區〉“Guanhua fangian de fenqu”，《方言》*Fangian* 1989年第4期，頁241-259。

¹¹ 見葛劍雄 Ge Jianxiong 主編：《中國移民史》*Zhongguo yiminshi*（福建[Fujian]：福建人民出版社[Fujian renmin chubanshe]，1997年），頁244。

北平並舉，說明洪武初年的河南相當荒蕪少人，於是，明太祖採納臣子們的建議，「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閑曠之地。」（《明太祖實錄》卷 193）就這樣，由政府所發動的移民運動於焉展開。

而根據《明會要》中的記載，明代朝廷移徙人口達 15 次，由山西移徙人口的範圍更涉及豫、冀、魯、皖等省。¹²在如此大規模的遷移下，人們口中所使用的語言不可能不受影響，尤其山西向這幾個省份移動人口的現象幾乎持續了整個明代。而就河南地區來說，大部份的移民來自山西，只有少部份的移民來自江西、山東和其它地區（《中國移民史》卷 5，1997：264-265），因此，裴澤仁（1988 年）認為現在的河南方言是人口移徙以後外來漢語方言與土著方言相互作用下的歷史積澱，大約在明永樂以後至清乾隆時，分層次先後形成的。

趙培梓的家鄉於明清時期皆歸大名府管轄，大名府在河北省境內，根據史料記載，在洪武時期北平地區的所有外來移民中，以來自山後（燕山山脈）的移民最多，其次則是來自山西的移民，而這些移民主要分布在南部的廣平和大名兩府（《中國移民史》卷 5，1997：241）。龍莊偉認為 17 世紀時的北方官話區內已無入聲，《五方元音》中保留著入聲是樊氏保守的一面。樊騰鳳所住的河北堯山接近廣平、大名二府，個人推測既然樊騰鳳旨在兼顧「五方之音」，而有明一代河北境內曾移入大量山西人，現今晉語尚獨立於官話區外的最大特徵正在於它存留著「入聲字」，河北方言在經歷當地住民與外來移民間語言相互影響融合的情形下，不能不發生變化，那麼樊騰鳳在書中設置入聲調也許不但是存古，反而是積極的反映當時經過融合後的河北方音面貌。

既然河南、河北都曾經接納過大量的山西移民，因此桑紹良、呂坤、趙培梓 3 人在書中皆存留著入聲字，而且也都分為陰陽二類的安排便不是巧合，應該是某種程度的體現當時融合後的入聲調形態。根據裴澤仁（1988 年）的研究，豫北方言的形成與人民移徙有絕對的關連，而豫北西部與豫北東部的方言形成狀態又不相同。遷移至豫北西部的山西百姓，由於人數眾多，他們所使用的方言就成為交際語言，周圍的語言環境均為山西澤潞方言，受其他方言影響不大，所以豫北西部的方言延續至今，與原遷出地方言仍有相同點，最明顯的是入聲仍然存在，這在北方方言區中是少有的特點。

¹² 見裴澤仁 Pei Zeren 〈明代人口移徙與豫北方言——河南方言的形成（一）〉“Mingdai renkou yixi yu Yubei fangian: Henan fangian de xingcheng”，《中州學刊》*Zhongzhou xuekan* 第 4 期（1988 年 8 月），頁 102-106。

豫北東部的方言則不然，桑、呂、趙 3 人的家鄉皆位於豫北東部（桑氏所居濮州，在明代時甚至被劃入山東境內），裴澤仁以為，移徙至大名府的山西百姓，由於是民屯，生產活動主要局限於屯衛之內，與大名府的關係自然很緊密。另外，山東西部靠近河南的地區，例如明代東昌府，雖有移徙的山西百姓，數量卻不及豫北眾多，反而是山東本省的居民占多數，而東昌、兗州 2 府緊鄰著大名府，因此豫北東部的山西人受到東面的山東方言影響，久而久之，入聲便逐漸消失。裴氏並進而從地方戲曲的流行區域來看，指出來自豫北西部的懷慶梆子沒能在東部流行起來，反而是山東的曹州梆子在豫北東部扎根，這從某一方面來說，也反映出豫北東部方言與魯西南方言有很大的一致性。

如果以裴氏對豫北方言形成所進行的追索來檢視趙氏書中對入聲字的安排，的確可獲得極為近似的結果。山東方言分為東西二區，鄰近豫冀的西區又分為西齊與西魯二片。就入聲字而言，兩片的特徵是：古清音聲母字一般讀陰平；古次濁聲母字西齊片讀去聲，西魯片讀陰平；古全濁聲母字在西齊片讀上聲，西魯片讀陽平。¹³倘若取位於魯西南鄰近豫北東部的濟寧市音系來做比較，於前文中所列趙書裡入聲清聲母與次濁聲母處之例字，在濟寧語音中也讀成陰平（除了「闊」讀去聲，「覓」讀陽平），而全濁聲母字讀成陽平的特點也與開封音系相合（除了「穫」讀陰平，「涉」讀去聲），如此高比例的雷同適足以說明河南北部鄰近山東地區的語音，其中存在著不小的相似性，也印證了裴澤仁認為人口移徙後因著內部組成份子的改變，對語言變動、甚至是音韻系統也產生影響的說法。

至於像「肉六怒玉欲育雀錯鵲挈閉塞熱納內億域易」等在趙書裡原應讀陰平，現今開封卻如北京般讀去聲的例字，在濟寧音系中也呈現「欲育雀鵲塞熱納」讀陰平、「肉六怒玉錯挈閉內域易」讀去聲均分各半的型態，雖然符合現今西魯片與西齊片特點，但究竟受何種方言影響多些則不易確定。我們只能確定，在明代階段，魯西南語音影響豫北東部（或相互影響）並進而融合出一種所謂河南方言，這個方言經過明代的沉積轉化，或多或少映現於桑紹良《青郊雜著》、呂坤《交泰韻》中，到了清代，復呈顯於趙培梓《剔弊元音》內。而當入聲韻尾完全消失後，陰入字歸入陰平，陽入字併入陽平，原本區別入聲字清濁的陰陽徵性，轉向辨別陰平陽平的條件，終於形成現今開封的聲調型態。

¹³ 見錢曾怡 Qian Zengyi、高文達 Gao Wuenda、張志靜 Zhang Zhijing：〈山東方言的分區〉“Shandong fangian de fenqu”，《方言》Fangian 1985 年第 4 期，頁 243-256。

三、《指掌圖》的列圖體例與音韻特點

《等韻簡明指掌圖》(以下簡稱《指掌圖》)是清嘉慶年間山東新城(今山東桓臺)人張象津(1738-1824年)所編纂的一部等韻圖,此圖附於其詩文集《白雲山房集》之內,據其自序來看,作者編撰該圖的目的是為了教育後代,便利初學者學習之用。其編圖體例和音韻特點簡介如下:

(一)《指掌圖》的列圖方式

《指掌圖》以十二韻攝為總綱,一攝一圖,每圖之內橫列十九聲母,縱依開口正韻(即開口呼)、開口副韻(即齊齒呼)、合口正韻(即合口呼)、合口副韻(即撮口呼)等介音的不同分為4大欄,每一欄內復依聲調的不同分為平、上、去、入、下平等五調。其中第二圖歌攝和第十二圖重出,所以實際上僅有十一攝。依據李新魁(1983年)、耿振生(1992年)、張樹錚(1999年)等人的研究,認為此圖列圖形式繼承自《康熙字典》卷首所附韻圖,內部音系則反映180年前的桓臺方音;惟從張氏自己在《指掌圖》內所附〈論十二攝〉「惟喬氏元韻為十九,而此數與之同」、〈論喉牙舌齒唇九音十九位〉「喬氏元韻最為詳核矣」以及〈總論〉「惟中邱喬氏作元韻,而後二者始明」的觀點來看,張氏編撰此圖時也受《元韻譜》相當大的影響。

(二)《指掌圖》的音韻系統

1. 聲母特點

《指掌圖》的聲母分為九類十九聲母,若以其發音部位代表例字和中古聲母系統以及現今讀音相比較,則其聲母系統如下:以干攝為例

- | | |
|--------------------------------|-----------------------|
| a. 牙音: 干 k/ 堅 tɕ 堪 k/ 牽 tɕ 安 ø | |
| b. 舌頭音: 丹 t 貪 t 南 n | c. 重唇音: 班 p 潘 p 滿 m |
| d. 齒音: 簪 ts 餐 tɕ 三 s | e. 舌上音: 占 tɕ 攪 tɕ 山 ɕ |
| f. 輕唇: 幡 f | g. 喉音: 熬 x/ 掀 ɕ |
| h. 半齒: 藍 l | i. 半舌: 染 z |

其中 a~c 發音部位由內而外, d、e 則由外而內, 是作者有意安排, 由此系統可初步觀察得知:

(1) 已濁音清化, 仄聲併入不送氣聲母, 平聲併入送氣聲母中。

(2) 知莊照三系合一, 讀成舌尖後音 tɕ、tɕʰ、ɕ; 日母已是 z。值得注意的是中古等韻圖以來母為半舌, 日母為半齒的做法, 張氏卻改以來母為半齒, 日

母為半舌，理由是「半舌半齒則舌腭齒間一縮一伸而止」，似乎是以 l 和 z 實際發音時舌體的動作來命名。此外，「耳二兒」聲母歸入「半齒」，頗為特別。

(3) 中古非敷奉三母併為 f，微母歸入牙音第三位 ø，曉匣合為喉音 x。

(4) 中古影喻為微疑五母合併為牙音 ø，¹⁴說明已完成零聲母化。

(5) 來自中古的精系字和見系字，在本圖中皆洪細兩配，分用不混，顯示二系並未共同合流為舌面前音 tɕ、tɕʰ、ç。

2. 韻目系統的特點

(1) 介音有 4 個，分別是開口正韻 ø、開口副韻 i、合口正韻 u、合口副韻 y。四呼名稱與《大藏字母九音等韻》如出一轍，顯然是繼承自該圖。

(2) 韻母分為 12 攝，但第二歌攝和第十二歌攝乃重出，因此實際上只有 11 攝，此 11 攝依序是：迦、歌、岡、庚、祇、高、該、傀、根、干、鈎。這 11 攝的攝名也是繼承自《大藏字母九音等韻》，李新魁（1983：328）認為《指掌圖》合併結、歌二攝為歌攝，結攝取消後，為了湊足十二之數，重列歌攝，以補結攝虛位，這是仿效《同文韻統》將歌韻兩出的作法。的確，張象津曾自言「十二為天地之全數也」，既然實際上只有十一攝，可見歌攝重出全為遷就一年有十二月的周期之數所致。至於十二之數的概念，係來自《元韻譜》舊例。

(3) 若將十二韻攝與中古十六攝對照後可發現以下音變：

a. 果假合流、止遇蟹合流。

b. 江宕合流、通梗曾合流。

c. 臻深合流、山咸合流，說明 m 尾已併入 n 尾。

(4) 在第五圖祇攝中，收納了中古止遇蟹三攝的例字，作者把齒音「資雌思」、舌上音「之嗤詩」和半齒音「耳二兒」等來自中古的止攝開口字置於開口正韻而與其它字分開，顯示韻已經形成。

(5) 入聲字與陰聲韻相配，《指掌圖》讓入聲字與迦、歌、祇、高、該、傀等陰聲韻攝相配，從韻尾型態和現今山東方音來看，入聲字的讀音和陰聲韻母相一致，顯示入聲韻尾已經消失，不太可能還是喉塞音尾，而所謂入聲應是指聲調調值上的差異而言。

(6) 聲調分為平（陰平）、上、去、入、下平（陽平）五類，下平主要收來自中古濁聲母字。

¹⁴ 張象津在韻圖中把來自中古影喻為微疑諸聲母已轉讀成零聲母者，置於牙音處。

(三)《指掌圖》裡反映的山東方音特點

《指掌圖》的作者張象津，其所屬籍里今山東桓臺，若依據《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年)的區分，隸屬北方官話區滄惠片內的章桓小片，與章丘、鄒平、利津屬同一小片；倘若依據錢曾怡等(2001年)的分類，則被劃歸為西區西齊片。¹⁵耿振生(1992年)、張樹錚(1999年)、¹⁶張鴻魁(2005年)¹⁷都將本圖列為反映山東語音的等韻圖，如果取此圖與現今山東方音相對照，可發現其中有不少若合符節處，如聲調分為五類、保留入聲，自成一調；「兒耳二」等現今官話區多數讀成零聲母的字，《指掌圖》卻歸入來母中，讀成具捲舌邊音性質的[-]，這些確實都是山東方言裡頗為突出的特點。為了能較全面的觀察《指掌圖》與現今山東方音間的異同，本文選取同一小片內距桓臺不遠的利津方音¹⁸來作對當，再佐以張樹錚(1999年)、錢曾怡(2001年)等人的調查結果以資印證，希冀能由此窺知《指掌圖》試圖映現時音的那一部份。

1. 知莊照系的分合與「兒耳二」的讀音問題

(1)《指掌圖》的舌上音僅有3個聲母，取之與中古音相較，發現它們含括中古知莊照三系聲母，若取利津方言相對照，可知「遮車奢章昌商之嗤詩」等字今皆讀成 tʂ、tʂʰ、ʂ，個人以為捲舌音的讀法應當不是後起現象，而是清中葉時期的桓臺語音已經如此唸了，此由《指掌圖》中的列字三系混而不分可證。

值得注意的是，現今利津方言只讓捲舌音配開、合二呼的洪音字，原本來自中古開口細音三等字和合口細音三等字的j介音，皆在與 tʂ系結合的過程中脫落了，不過在《指掌圖》裡卻依舊按照四呼的不同來分列，除了祇攝有二、

¹⁵ 錢曾怡在《山東方言研究》裡依據方音特點的不同，把山東方音分為兩區四片，東區包含東萊片、東灘片，西區包括西齊片與西魯片。詳參錢曾怡 Qian Zengyi 主編：《山東方言研究》*Shandong fangyan yanjiu* (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2001年)。

¹⁶ 張樹錚 Zhang Shuzheng：《方言歷史探索》*Fangyan lishi tansuo* (呼和浩特[Huhehaote]：內蒙古人民出版社[Naimenggu renmin chubanshe]，1999年)。

¹⁷ 張鴻魁 Zhang Hongkui：《明清山東韻書研究》*Ming Qing Shandong yunshu yanjiu* (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2005年)。

¹⁸ 本文所採用的利津方音係取材自《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語音卷)*Putonghua jichu fangyan jiben cihuei* 上的方言調查資料，依據該書的調查結果，利津音系的聲韻調如下：1. 聲母數25，分別是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ʂ, tʂ', ʂ, z, z', tɕ, tɕ', ɕ, k, k', ŋ, x, ɕ。2. 介音有四個，分別是開、齊、合、撮四呼；韻母數有36個。3. 聲調有5個，分別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詳參陳章太 Chen Zhangetai、李行健 Li Xingjian 編：《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語音卷)*Putonghua jichu fangyan jiben cihuei* (北京[Beijing]：語文出版社[Yuwen chubanshe]，1994年)。

三等混列的情形外，其餘各攝大都採取知二、莊列在開口正韻和合口正韻；知三、照位於開口副韻和合口副韻的作法，似乎意味著 $t\zeta$ 系仍可與細音相配的四呼格局。張樹錚（2005 年）在研究清代反映山東方音的一些語言材料時，也發現多數材料表現為古知莊照三系聲母合為一類，但其中有的知三、照系聲母可以拼細音韻母，《指掌圖》即是如此。

在明清時期的韻書韻圖裡，捲舌音是否形成往往是研究者們關注的論題之一，雖然多數人都主張 $t\zeta$ 與 i 介音不相容，因此在面對四呼格局的舌、齒音時，往往為遷就知莊照合流後面臨到與細音相拼的可能性，通常選擇擬測為舌葉音 $t\zeta$ 系。但李新魁也指出廣東大埔有 $t\zeta$ 配 i 的方言實例，這提供了 $t\zeta$ 配細音的可能性。在現今山東方言中，西區的知莊照三系字一般已合併，由原本的三等字轉讀洪音；東區的知莊照三系字則分為知二、莊和知三、照二類，前一類只配洪音，後一類原本都是三等字，今音有些地方已讀成洪音，如萊州知二、莊系讀 ts 組，知三、照系讀 $t\zeta$ ，韻母都是洪音。但有些地方知三、照系仍拼細音，如「知」牟平讀 $t\zeta i$ ，榮成讀 $t\zeta i$ ；「聲」牟平讀 $\zeta iŋ$ ，榮成讀 $iŋ$ （張樹錚 2005：54）。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現今山東方音裡能與細音相拼的聲母其實是舌面音的 $t\zeta$ 類與 $t\zeta$ 類，並非 $t\zeta$ 類。基於在韻圖中僅能顯示音類，無法顯示音值，是以，清代桓臺的知莊照合併後是否如利津般讀成 $t\zeta$ ，或是轉為易與細音相拼的 $t\zeta$ 、 $t\zeta$ ，這是我們無法從韻圖上窺知的。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觀察過張氏對知莊照三系字的編排後，個人以為，在看似依循傳統韻圖的列字體例下，實則與現今山東方音正相符合，因此，張氏此舉係忠實反映當時語音現象的安排。

（2）其次，與捲舌音相配的 i 韻已經形成，此由第五圖禡攝中將中古止攝開口字改列至開口正韻可知。禡攝收來自中古的止遇蟹三攝，其四呼所屬韻母若搭配今音來看，開口正韻是 i 、開口副韻是 i 、合口正韻是 u 、合口副韻是 y 。至於，《指掌圖》把「兒耳二」等字提升至開口正韻的作法，證明 σ 韻母也已經產生了。但迥異於其他韻圖的是，張氏把這 3 字置於半齒，聲母讀音和中古來母字一致，似乎意味著「兒耳二」在桓臺方言裡不讀成零聲母而是個 l 。

在《指掌圖》裡有一極特別的現象，張象津把宋元以來等韻圖內以來母為半舌，日母為半齒的做法，改以來母為半齒，日母為半舌。這使得日母字在圖中歸「半舌音」讀 z ，來母字歸「半齒音」讀 l ，彼此不混，此為其特色之一。再者，張氏又進而讓禡攝裡的「兒耳二」讀成 l 聲母，若搭配禡攝開口正韻的 i 韻，讀音便成為 li （或 $l\sigma$ ）。張樹錚（2005：23）認為張象津如此安排是按照

方言而非古音來源來安排列字的，無獨有偶的，清代另一部反映山東方音的韻圖《七音譜》，也讓「兒」等日母字讀成 l 聲母，該書中還有一段對日母字讀音的說明：「日母所屬字『人如汝儒若然髻而柔熱惹』等，由吾高密西南莒州、諸城、日照盡南海，北至昌邑抵北海，凡自牟、汶、濰水以東，至成山盡東海，登、萊兩郡，皆讀為此譜牙音三位纓模之音。而自濰縣以西，壽光、樂安、青州、臨淄，以至武定、濟南、東昌、臨清、泰安、兗州、濟寧各府州所屬，及沂水以西沂州、蒙、費，皆讀為此譜重舌三位隆模之音。惟『而耳爾二兒仍辱蕊芮』等，通山東省皆讀為重舌隆模；惟禿舌之人，乃讀纓模。」這是張祥晉對清末山東方言中日母字讀音的整體性描述，說明「人」等日母字在濰縣以東讀零聲母齊齒呼或撮口呼，在濰縣以西則讀[l]；「兒」等字則全省都讀成[l]聲母。（張樹錚 2005：24）

若依現今山東方言的讀音呈現來看，張祥晉的敘述雖未必完全正確，但現今津方言和桓臺方音裡，「兒耳二」的讀音確實是帶捲舌邊音性質的[ɳ]無誤，印證張象津在《指掌圖》的措置，正是忠實反映桓臺方言的語音特色。另外，據錢曾怡（2001年）和個人（2005年）的調查研究，得知山東境內對「兒耳二」的讀音有ɶ、lɛ、ll 等不同類型，此為山東方言的一大特點。此一特點即使於山東境內亦極少見，更罕見於相鄰近的河北、河南、東北、山西等地，¹⁹儼然是山東和山西方音所獨具之特點。

2. 精系與見系的分野

現今北京話把來自中古精、見二系（含曉匣二母）的細音字一概讀成舌面前音 tɕ、tɕʰ、ɕ，不過這種普遍見於北方官話區的語音現象在《指掌圖》中卻有不同的呈現。張氏把精見二系字分別置於牙音和齒音中，使之洪細兩配，若從張氏讓見精系字洪細兩配的作法來看，或可認為見系還是讀 k、精系還是讀 ts，並未顎化。但在《指掌圖》裡卻有兩個現象頗引人注意：

（1）張氏把見系開口二等字從開口正韻中（即開口呼）抽出，改與其他三四等字共同置於開口副韻（即齊齒呼）內。如

¹⁹ 目前除了山東境內外，個人所及見的只有朱曉農 Zhu Xiaonong 在〈晉城方言中的卷舌邊近音[l]—兼論「兒」音的變遷〉“Jincheng fangianzhongde juanshebianjinin[l]: jianlun'er'inde bianqian”，《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Shangao shueichang: Ding Bangxin xiansheng qizhishouqing luenwenji，（南港[Nangang]：中研院語言所[Zhongyanyuan yuiansuo]），頁 467-476。一文中所提到的，在山西晉城方言和高平方言中也有把「兒耳二」等字讀成卷舌邊音[l]的情形。

高攝牙音開口副韻：交絞教敲巧夭皎（效開二）

該攝牙音開口副韻：皆解界楷楷挨矮（蟹開二）

干攝牙音開口副韻：堅揀見牽遣欠煙眼硯（山開四、山開二）

開口副韻內同時容受見系開口二三四等字，甚至混讀不分，說明《指掌圖》裡的見系二等字已產生 i 介音，甚而有轉變為 $tɕ$ 、 $tɕʰ$ 、 $ɕ$ 的可能。

（2）在《指掌圖》中凡有音無字者，作者為方便初學者學習，乃利用反切之法，以二字合聲讀之。是以，凡有音無字者，以標示切語的方式為之。如：以迦攝為例

開口正韻	開口副韻	合口正韻	合口副韻
牙音	庚馬、庚茶	吉牙、乞牙	古茶、苦茶 菊牙、曲牙
齒音	帀家、才家	將家、切家	卒瓜、粗瓜 足下、取下

若觀察牙音部份的切語上下字，可見到有明顯洪細二分的情形，相形之下，齒音的精系字則未必如此。這樣的安排，是否意味著《指掌圖》內的見系已依洪細分為 k 、 $tɕ$ 二音了？否則，作者何需大費周章的在開、合口正韻列洪音的切語而副韻處則臚列細音切語呢？

雖然張樹錚（1999：70）認為《指掌圖》中應該還看不出見系字已顎化，但他也指出張鴻魁在研究《金瓶梅》的語音現象時，發現當時見系字逢細音已經變成了 $tɕ$ 、 $tɕʰ$ 、 $ɕ$ 。《金瓶梅》反映的是山東的方音現象，對照現今利津方言，發現該地有分尖團的情形，精系讀 ts ，見系讀 $tɕ$ ，恰與《指掌圖》的分布一致。觀察山東境內對尖團音的分混，可以看出有東區分尖團而西區不分的大趨勢，利津和桓臺皆隸屬西區，桓臺今混而不分與西區多數方言點一致，利津卻依然尖團二分，後者的語音呈現在魯西北相當少見。不過，若再參照清代其他語料如《韻略新抄便覽》、《等韻便讀》、《七音譜》等表現出的也是尖團不混來看，張象津在分列精見二系時，或許並不全然參酌鄉音而是較廣泛地反映了山東境內的不同語音現象。

是以，個人以為《指掌圖》裡已經有了顎化音，但僅限於見系字，也就是說此圖中的見系字顎化速度早於精系。所以牙音字應有 k 、 $tɕ$ 二類音值， k 配洪音、 $tɕ$ 配細音；至於精系字則兼配洪細，並未顎化，與現今利津方音一致。

3.入聲字的措置與入聲調

入聲韻尾和入聲調的消失是北方官話區的大趨勢，因此《指掌圖》中的聲調分為五且明立入聲調的作法頗令人玩味，究竟《指掌圖》中是否還存在著入聲韻尾和入聲調呢？

依據張氏的措置，《指掌圖》中是入聲韻配陰聲韻的型態，陰聲韻攝除鈎攝無入聲字外，其餘的「迦歌祇高該傀」等六攝皆與入聲韻相配，且三類塞音尾兼具、混而不分。這樣的搭配型態頗容易讓人推測《指掌圖》中的入聲韻尾很可能已經丟失，其韻母型態一如陰聲韻般；即便韻尾仍留存著，也是個喉塞音韻尾的殘存形式。但在參照現今利津方言和其周遭的方言點後發現，這六攝入聲字的韻母讀音絕大多數與陰聲韻母一致，加上這些方言點的韻母系統顯示並未有獨立的入聲韻母存在，因此顯然《指掌圖》中的入聲指的應是聲調上的分別而非韻尾上的區分。

張樹錚（2003：57）曾觀察清代九種反映山東方音的語料，在探索其中關於入聲字的演變型態後得到的結論是：「清代山東地區的方言中，入聲已經處在消失的過程中。全濁入和次濁入聲都已消失，分別歸到陽平和去聲。清聲母入聲字則有兩類表現，一種是已經完全消失，有的歸到陰平，有的歸到上聲，歸到陰平的是中原官話和冀魯官話的特徵，歸到上聲的是膠遼官話的特點；另一種則是如《指掌圖》般，韻母已讀同陰聲韻，但聲調尚獨立為一類」。²⁰

如果相信《指掌圖》中的入聲指的是聲調上的分野，並且獨立為一調類的話，那麼在現今方音的印證上便可獲得相符合的結果。利津、桓臺、鄒平、章丘原同屬章桓小片，本小片的共同特徵即是入聲調自成一類，與其他小片頗為不同。而在入聲調的今讀音呈現上，凡來自中古清入調類的字如「結帖撇郭必骨哭菊曲滴剔必僻卒猝覺確酌綽格刻得忒北迫則塞責測色國」等今讀入聲，而次濁入調類的字如「莫泄匿鹿入律玉木略」等今讀去聲，是二條較明顯的演化規律。²¹就此特徵而言，《指掌圖》的呈現也與章桓小片的特點一致，如此應可證明《指掌圖》中的入聲韻尾確實已經消失，為了區別這些入聲字與其他聲調

²⁰ 張樹錚 Zhang Shuzheng：〈清代山東方言中古入聲的演變〉“Qingdai Shandong fangianzhong gu rushing de ianbian”，《語言研究》Yuyan yanjiou 第23卷第1期（2003年1月），頁52-60。

²¹ 張樹錚也認為《指掌圖》裡的入聲已分化，古全濁入聲字讀同陽平，次濁入讀去聲，與現今桓台方音相同。詳參張樹錚 Zhang Shuzheng：《清代山東方言語音研究》Qingdai Shandong fangian yu'in yanjiou（濟南[Jinan]：山東大學出版社[Shandong daxue chubanshe]，2005年）。

的差異，於是韻尾上的區別改由聲調調值的區分來負擔。²²張象津在編排韻圖時，想必當時的入聲字也僅剩調值上的不同而已，至於清入和次濁入的分野，也許還不明顯或尚未開始，所以張氏把入聲字統一歸入入聲調內，待到了現今利津、桓臺方音才進一步分化為清入屬入聲、而次濁入歸去聲的二分途徑。²³

（四）明清時期的山東移民與方言

吳永煥（2000年）曾把東漢揚雄《方言》裡對山東方言的分區與現今相比較，發現秦漢時期的山東方言大致可分為齊魯、東齊海岱兩區四片，這種兩區四片格局的形成和齊魯各地不同的歷史人文背景有密切聯繫。有趣的是，兩區四片格局在現今山東方言中仍然保持著，錢曾怡（2001年）等人即將之分為二區四片。如果把秦漢時期山東方言的內部差異與今山東方言的分區結果相比較，古今的分法基本吻合，可見山東境內的方言差異，早在秦漢時期已經奠立。

至於現代山東方言，則是在明清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在元末的大動亂中，山東地區的居民大量減少，為了恢復生產，明代多次從河北、山西等地大量向山東移民。如新修《壽光縣志》載：「今縣境內有 990 個自然村，其中，由山西洪洞移民立村 182 個，河北省棗強移民立村 88 個，河南、江蘇、湖北、四川等省移民立村 97 個。」所以當地人士大都稱是從山西洪洞或河北棗強遷民而來。（張樹錚 1996：87-88）另如《青州市志》也載：「明初，已有外地遷民來青州定居墾田，遷民多來自河北、山西……亦有河南、江蘇、湖北、四川及鄰近縣移民遷入立村的，為數甚少。」（張樹錚 1996：87-88）

雖然就明清時期的移民史料來看，山東境內確實接收了來自山西、河北的不少移民，但在山東東部號稱東三府的青州、萊州和登州三府，在早期的《明太祖實錄》裡卻反而是移民輸出區，在當時尚未有移民遷入的記載。但是，若從族譜、地名志和地方志觀之，則東三府也是個移民接納區。換言之，青萊登三州同時既輸出也載入移民（《中國移民史》卷 5，1997：182）。而桓臺所屬的青州北區，在元末明初的人口比例是：當地土著占 82%，棗強移民占 15%，

²² 利津方言聲調調值為：陰平 213、陽平 53、上聲 55、去聲 21、入聲 44。桓臺則是：陰平 213、陽平（55）、上聲 55、去聲 21、入聲 44。

²³ 其實現今桓臺、利津方音的入聲字特點有三，分別是：清入獨立成調、次濁讀去聲、全濁讀陽平。前兩項在《指掌圖》內是明顯的二條演化方向，但全濁入讀陽平卻極不明顯，可能與《指掌圖》內所收全濁入例字較少有關。

山西移民僅占 1%，顯然來自河北棗強的移民成為青州北部移民的主體（《中國移民史》卷 5，1997：187）。

當外地移民進入山東時，不可能不帶入他們自己原本口中所操持之方言，倘若移民數量不多，自不可能對當地語音發生重大影響，可是若移民數量眾多而又集中住居的話，便很可能與當地方言進行融合與創新，發展出近似原鄉的語音面貌。可是，在山東方言裡極具特色的各式舌面音、舌葉音讀法；入聲調的歸趨以及「兒耳二」的獨特音讀，卻與河北方音頗為不同，難道是山東境內的移民語音影響力不若河南境內來得大嗎？

根據《中國移民史》卷 5（1997：189-191）的記載，在山東北部，棗強移民是移民群體中最重要的一支。但由此便衍生出一個問題，即明洪武時期河北地區因人口稀少成為華北平原最大的移民接納區，既然人口已如此稀少，何以卻又在與山東毗鄰的棗強縣形成一個移民輸出區呢？另外，在洪武年間當青州的人口成群向外遷徙時，為何會有來自棗強的移民進駐他們剛剛遷離的家鄉？從博山叩家的一本《般陽高氏族譜》載：「余先世本山西人，洪武年間由棗強遷發而來。」原來，來自棗強的移民實則是由山西娘子關→真定→棗強→山東德州此一便捷通道進入山東的，棗強只是其中暫停休息的一站罷了，追溯移民動線，仍多數是自山西而來。比較特別的是，青州府的移民史在歷史上留下了個難解的謎，以青州府人口稠密度遠超過河北真定府，山東省在明清二代又是人口輸出區的實況下，反而產生如棗強此種由人口稀疏區向密集區流動的特異遷徙景象，其內部原因究竟為何？葛劍雄（1997 年）等人也以為尚需追索。²⁴

張樹錚（1996 年）在研究山東方言歷史時提到，在明以後山東境內未再發生大規模的居民遷入，外來移民與土著方言的融合早已完成，所以後來山東方言的發展就基本上屬於自身的內部演進了。如果能確定山東境內移民不少來自於山西，便能合理解釋為何《指掌圖》裡的影喻疑諸母零聲母化後，在桓臺以及其他不少地區讀成如山西方言般的ŋ或ɣ；而部份知莊照系聲母讀成 pf、p f、f，也與山西、陝西在地理聯繫上可獲得印證；至於山咸攝合流後進而轉為

²⁴ 個人在觀察過如棗強此種違反人口稠密區遷往人口稀疏區的移民逆流現象，推測或許和移民抱持至人口稠密區較易找尋工作以維持生計的心態有關。換言之，歷代帝王的移民政策多半是為了墾荒或補充流失人口，此為官方的政策性移民；但是人民為謀生計，認為人口稠密區工作機會較多，因此不自覺的往山東德州遷移，此為自發性的移民策略。即因兩種移民型態同時存在於山東，所以才使得山東在當時同時成為人口輸出區和輸入區。

鼻化韻，也都和山西方言近似。問題在於，語音演化可能來自於兩方面因素：一是內部音系自發性的轉變；二是外部推力（移民遷徙）的影響。檢示桓臺音系裡對入聲調的措置以及將「兒耳二」等日母字讀成[-]聲母等迥異於其他方言的情況看來，應是明清兩代山東境內的舊住民與新移民在該地域進行融合創新的成果。

四、結語

語音變化可能來自於兩方面因素：一是內部音系自發性的轉變；二是外部推力（移民遷徙）的影響。本文選取代表河南方音的《剔弊元音》以及反映山東方音的《指掌圖》進行探究，擇取其中最具特色或是具爭議的部份切入，正是想從這兩個角度來觀察它們與方言音變間的關聯。從而得出《剔弊元音》裡看似不合理的聲調型態應是移民影響下、映現時音的結果；而《指掌圖》裡的獨特聲母類型卻可能是該地域衍生的獨特音變。

丁邦新（1986年）曾指出：「方言區域史的研究應該和人口遷移的歷史配合起來觀察，把語言現象和歷史參照，有時可以解決彼此單獨研究無法了解的問題。」²⁵由此角度出發，本文發現趙培梓口中的入聲字既具體反映清初河南語音，又與山東西南部的語音關係密切，而造成此種特色的原因實肇基於明清時期頻繁且大量的人口遷移。而就山東方音來說，除了人的因素之外，音系內部聲韻調間的重組與串聯，對於語音演變也起了決定性作用。

【責任編輯：郭珈玟、蔡佩陵】

主要參考書目

呂坤 Lu Kuen：《交泰韻》*Jiaotaiyun*，收入《續修四庫全書》*Xuxiusikuquanshu*，上海 Shanghai：古籍出版社 Guji chubanshe，2002年。

李新魁 Li Xinkuei：《漢語等韻學》*Hanyu dengyunxu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年。

桑紹良 Sang Shaoliang：《青郊雜著一卷文韻考衷六聲會編十二卷》*Qingjiaozazhu yijuan wenyunkaozhonglioushenghuiBian Shierjuan*，收入《四庫全書存目

²⁵ 見丁邦新 Ding Bangxin：〈十七世紀以來北方官話之演變〉“Shiqi shiji yilai beifang guanhua zhianbian”，《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Jindai zhongguo quyushi iantaohuei luenwenji*（南港[Nangang]：中研院近史所[Zhongyanyuan jinshisuo]，1986年），頁5-15。

- 叢書》*Sikuquanshu cunmucongshu*，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Zhuangjianwenhua Shiieioxiangongsi，1997 年。
- 耿振生 Geng Zhensheng：〈《青郊雜著》音系簡析〉“*Qingjiao zazhu inxi jianxi*”，《中國語文》*Zhongguo yuuen* 總第 224 期，1991 年 10 月，頁 374-379。
- ：《明清等韻學通論》*Ming Qing dengyunxue tonglun*，北京 Beijing：語文出版社 Yuwen chubanshe，1992 年。
- 張啟煥 Zhang Qihuan、陳天福 Chen Tianfu、程儀 Chengyi：《河南方言研究》*Henan fangian ianjiou*，開封 Kaifeng：河南大學出版社 Henan daxue chubanshe，1993 年。
- 張象津 Zhang Xiangjin：《等韻簡明指掌圖》*Dengyun jianming zhizhang tu*，附於《白雲山房集》之後，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 Taiuan daxue tushuguan，1815 年。
- 張樹錚 Zhang Shuzheng：《方言歷史探索》*Fangian lishi tansuo*，呼和浩特 Huhehaote：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Naimenggu renmin chubanshe，1999 年。
- ：〈清代山東方言中古入聲的演變〉“*Qingdai Shandong fangianzhong gu rushing de ianbian*”，《語言研究》*Yuian ianjiou* 第 23 卷第 1 期，2003 年 1 月，頁 52-60。
- ：《清代山東方言語音研究》*Qingdai Shandong fangian yuin ianjiou*，濟南 Jinan：山東大學出版社 Shandong daxue chubanshe，2005 年。
- 張鴻魁 Zhang Hongkuei：《明清山東韻書研究》*Ming Qing Shandong yunshu ianjiou*，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2005 年。
- 陳章太 Chen Zhangtai、李行健 Li Xingjian 編：《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語音卷）*Putonghua jichu fangian jiben cihuei*，北京 Beijing：語文出版社 Yuwen chubanshe，1994 年。
- 喬中和 Qiao Zhonghe：《元韻譜》*Yanyunpu*，附於《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quanshu*，上海 Shanghai：古籍出版社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賀巍 He Wuei：〈河南山東皖北蘇北的官話（稿）〉“*Henan Shandong Wuanbei Subei de guanhua*”，《方言》*Fangian*1985 年第 3 期，頁 163-170。
- 楊秀芳 Yiang Yioufang：〈論交泰韻所反映的一種明代方音〉“*Luen Jiaotaiyun suo fanging de yizhong Mingdai fangin*”，《漢學研究》*Hanxue ianjiou* 第 5 卷第 2 期，1987 年 12 月，頁 329-373。

葛劍雄 Ge Jianxiong 主編：《中國移民史》*Zhongguo yiminshi*，福建 Fujian：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renmin chubanshe，1997 年。

裴澤仁 Pei Zeren：〈明代人口移徙與豫北方言——河南方言的形成（一）〉“Mingdai renkou yixi yu Yubei fangian:Henan fangian de xingcheng”，《中州學刊》*Zhongzhou xuekan* 第 4 期，1988 年 8 月，頁 102-106。

趙培梓 Zhao Peizi：《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Tibi guangzeng fenyun wufang yanyin*，上海 Shanghai：廣益書局 Guangyi shuju，藏於中研院史語所 Zhongyanyuan shiyusuo，1810 年。

樊騰鳳 Fan Tengfeng：《五方元音》*Wufang yanyin*，寶旭齋藏板，藏於臺灣師範大學國研所 Taiuan shifan daxue guoiansuo。

錢曾怡 Qian Zengyi 主編：《山東方言研究》*Shandong fangian ianjiou*，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2001 年。

龍莊偉 Liong Zhuanguei：〈論《五方元音》的入聲〉“Luen *Wufang yanyin de rusheng*”，《河北師院學報》（哲社版）*Hebei shiyan xuebao* 第 3 期，1990 年出版月，頁 156-162。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從清嘉慶年間《別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等韻簡明指掌圖》二書中，找出可以印證清代河南與山東方言的語料，與明清其他等韻圖及現代漢語方音比對，討論特殊入聲型態，及聲母、韻類的分合，試圖找出內部音變與外來移民對語音變化所產生的影響。引證資料尚稱豐富，雖然解釋問題不乏可再商議者，但因作者具備基本音韻知識，又能藉助當代學者研究成果，整體看來，本文對研究近代音者不乏啟發作用。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分別從趙培梓《別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與張象津《等韻簡明指掌圖》之編排體例與音韻系統，觀察有清一代審音派韻圖與實際方音間之關聯，佐以明清移民現象，發現《別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具體反映清初河南語音，而其不合理之入聲型態與山東西南方言有相當的一致性，是受明清移民的影響；而《等韻簡明指掌圖》獨特的聲母類型則是山東舊住民與新移民融合與創新的結果。全篇對聲韻系統之分析清晰，論述頗為中肯，值得參考。